

恢复插播广告 观众同意了吗？

头条评论

□评论员 程赤兵

广电总局是在2011年底发文,规定自2012年开始电视剧不得插播广告的。当时,得到了观众和影视圈人士的一致叫好。随即,中国的观众踏实看了几年不被硬性掐断的电视剧。岂料已经形成常规的事情,现在又被抛到桌面上“讨论”了。

这件事情是非究竟如何判定,得看得益的是谁,受损失的是谁。

事实上,得益的是播出机构,一旦插播广告恢复,可以想见大批的广告即将涌入,财源滚滚。而倒霉的还是电视观众——过去那种播出十几分钟剧集,插入十几分钟广告的日子又回来了,不仅无法集中精力观看电视剧,而且还大量地浪费时间。对于制作方而言,可能有短期的好处,毕竟电视台拿出来买剧的钱多了,但从长远看,还是损失重大——因为观众会离开电视台,转而寻求观看网络视频。电视剧不是柴米油盐这样的生

近日,微博公共号“影视独舌”爆料称,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上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关于加强电视剧市场工作的几点建议”,其中“要求恢复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一点引发争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在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爆料文件并不完全属实,但插播广告是国际惯例。

活必需品,观众可以选择的娱乐多了,并不是离开了电视台就活不了。

插播广告与改善质量之间没有逻辑关联,不管合不合国际惯例,恢复插播广告这事都不靠谱,有媒体评论说这是“饮鸩止渴”,非常恰当。

是不是没有插播广告,拍电视剧的人就没钱可赚呢?显然不是。现在的问题是,电视剧行业里的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一部剧不管多么烂,都有人炒作,明星们都能拿到大笔酬金。这是不正常的,不是市场规律。这个行业的收入不能再提高了,相反,还应该淘汰一批专做烂剧、雷剧的人员、公司,让它们没机会再用劣质产品牟取暴利。

希望用恢复插播广告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找错了方向。在利益面前,播出机构是没有满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广电总局对电视广告的管理,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还应该与时俱进,

让规矩再严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是否恢复插播广告的争论中,产业协会从头到尾没有对观众的调查,没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非常不妥。忽视自己的衣食父母,等于砸自己的饭碗。想恢复插播广告,首先就该问观众同意不同意。

还是那句话,现在和以前条件大不相同,视频网站方兴未艾,小成本的网络剧拍摄也渐成气候,各种科技产品包括诸多盒子、VR的出现,都让人们的选择更多了。竞争充分,再想糊弄事儿似的就大把挣钱,难了。

那些住豪宅耍脾气的在国外办婚礼的明星,那些闭门造车的编剧,那些制造雷人剧集的导演,还有寄生在这个行业链条上的种种人,都该扪心自问,你们给了观众什么?你们有什么筹码去谈恢复插播广告?

画里画外

准生证

四川资中的凌女士今年2月结婚,4月发现自己怀孕了。凌女士在6月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之后,凌女士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被告知“离婚不符合办理准生证条件”,并建议这种情况男女双方复婚后再办理准生证。



□早报快评

▼微言大义

@王健-经济金融科普:赴洛杉矶观光的一个中国旅游团被警察半路截拦,源起中国同胞在美国抢大巴座位打架,本来人家是不管的,但因为有个孩子被伤及,结果有人报警,没想到一下来了八辆警车。在美国打架只要有人报警就会出警,而且警察绝对不会和稀泥,该拘留一定拘留。所以同胞来旅游一定克制,千万别动手。上周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就安排得很好,事先排好座位,每天轮换座位,对大家很公平,省得抢座位发生争执。

@华生2010:中等收入陷阱说近年来成为中国民间和官方都采用的标准话语,其实这个最初由世行提出的定义前提已被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数据证伪,故现国际上已少被提及。国人使用它并无可量化的统一标准,而是用此概念推销自己想说的内容。丢弃误导的陷阱,才能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真问题。

@盛宁:网曝山东一87岁孤寡老人饿得只剩皮包骨,当地:正救助。“饿得只剩皮包骨,一辈子也没安上电灯,7年没吃过一顿饺子”——“获悉这一消息,我市民政局和崔家集镇政府领导第一时间赶赴大城村,看望李树荣老人。”人都只剩下一口气了,还“第一时间”,还“赶赴”。这山东平度市的媒体可真会说活!

@朱永新:中外教育的差距究竟有多大?看完了BBC制作的中国教师在英国教学的纪录片,感慨颇多。我个人感觉,纪录片夸大了中外教育的差异,甚至感觉纪录片中的教师有点像演员。其实,世界教育的趋势是中国在向西走,从纪律走向民主,灌输走向讨论;西方在向东走,注重纪律与评价。

@美国大兵净多:美国有一个Pizza连锁店叫做PaPa Johns,这三个月他们已经白送了我5张Pizza饼了。迟到了,白送一张(两次);订单错了,送一张;饮料忘带,送一张;最近这次是他们的订单要接到午夜12点,但是我11:45打电话他们说送货员出了意外不能接单,结果第二天又送了一张。美国的买卖就是这样做的,他违约你就赚了。

大活人在眼前,竟要开健在证明

新闻:自贡市富顺县环保局局长李德全酒后大闹宾馆,遭他人投诉被免职。李德全于7月6日写下一封检讨书,对于为何会在酒后“大闹”宾馆,李德全称“因喝的酒可能是假酒,导致病态反应,神志不清,出现失忆现象。”

点评:怪不得睁眼说瞎话。

新闻:10日下午3时许,女驾驶员罗某在遂宁市二医院路口驾驶车辆逆行,被执勤交警当场逮住现行。就在交警查扣驾驶证时,该驾驶员将辅警手臂抓伤,还对交警扇耳光。

点评:也喝假酒了?

□草根论坛

“无妈乡”的痛是社会的痛

据报道,“无妈乡”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另一个称谓,那里有一百多个“失母儿童”。据统计,该乡在校“失母学生”131人,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记者走访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不仅仅是贫困,家庭暴力、丈夫懒惰都是重要原因。不少出走妈妈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

尽管早在3年前已经通过影像触摸到邵阳“无妈乡”的孩子,再次看到时,仍不免唏嘘落泪。3年过去了,当时影像中没妈的孩子,也许已经出去打工。而当地的情形似乎并没有大的改观。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里,一茬茬“没妈的孩子”依然像野草般生长着。而改变的希望,则渺茫得很。

贫穷当然是驱使女性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独邵阳,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也因此,这些地方均不同程度存在“买媳妇”的现象。但妈妈们大量出走,基于贫穷,却并不止于贫穷,世上从来不缺乏相濡以沫的贫贱夫妻,何况母子。积年的贫困,拐卖妇女的盛行,在强迫基础上的畸形家庭结构,再加上家暴,构成了压在骆驼身上的根根稻草。

物质生活的匮乏,并非完全不可忍受,但贫困会传导到精神层面。而长期贫穷产生的极度失望与深

深绝望,似乎没法排解。黄荆乡好吃懒做又打老婆孩子的男人们是如此,出走相沿成习的妈妈们也是如此。前者是无望中的极端表现,而后者只不过试图走出绝望。

若想改变这种现状,继续沿袭以往的“撒胡椒面式”扶贫,显然太泛泛了。一味依靠外部输血,也不可能激发出当地人的主动性。因此,必须立足于开放社会的视野审视这一现象,全面提振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鼓起民众的“精气神”。再辅以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制度和政策。

地方政府在大力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应该回望一下凋敝的农村。毕竟,扶贫济弱是政府的使命与责任,这不仅关系到一个个“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的“失母儿童”,也关系到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未来。(胡印斌)